

Lu Se Yue Liang



马守兰◎著

绿色月亮

中

宁夏人民出版社

Lu Se Yue Liang



马守兰◎著

绿色月亮

中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绿色月亮/马守兰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227—03491—9

I. 绿… II. 马…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4359 号

绿色月亮 (中)

马守兰 著

责任编辑 杨 皎 何克俭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网 址 www.nxcbn.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36
字 数 500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3491—9
定 价 72.00 元 (上中下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八章

济州市军分区知道李龙飞生了病，分区政委高明正，司令员董大新多次到家进行慰问，并派人送来了生活用品。蔡贵生也成了李家的常客。有一次军分区两位领导来，蔡贵生正好在。贵生替馥梅忙着沏茶，表示感谢。高政委笑嘻嘻地说：“龙飞，你有贵生这么个朋友，真值得高兴。”

“我有李队长这样的哥哥，才是三生有幸哪。”蔡贵生真诚地笑着说。

李龙飞看到他们彼此很熟悉，也微笑着说：“高政委，你同贵生早就熟悉？董司令员也熟吗？”

“我可没有高政委的朋友多，”董大新哈哈大笑起来，“龙飞，你大概不知道，你从日本拘留所出来，是他们俩人的合谋。”董大新用手指了指高明正和蔡贵生。

“不对，”高明正一脸严肃地说，“还有刘家辉团长哪。”说罢，三个人都仰面大笑起来。

李龙飞并没有笑，提起刘家辉就想起老母亲的无常，他反而低下了头。

“怎么这么热闹啊！”洪世章说着话，一步迈进了李龙飞的病房，一看，愣了一下，马上镇静下来，满脸堆笑地说：“哎呀，怎么？我们的大领导也都来了。你们这么忙，怎么好意思惊动你们呢？”边说边向前，分别同高明正、董大新握手。



绿色月亮

蔡贵生搬个板凳递给洪世章，示意他坐下。洪世章用右手接凳子，左手指着蔡贵生，笑眯眯地看看政委高明正、再看看司令员董大新说：“我这位蔡老弟是千里挑一的好兄弟，龙飞弟有病全指望这位老弟照顾。”

“是呀，”政委高明正赞许地说，“贵生是位好青年，明里在鬼子兵部当翻译，实际上为我中华效力，从鬼子手中救出来数不清的好兄弟，是身居污泥而不染的一位贤君子。”

“还有贵生的哥哥蔡贵勤，那也是好样的。”司令员董大新说。

李龙飞、洪世章听到董大新赞扬蔡贵勤感到很惊讶。“怎么？你们也认识蔡贵勤？”李龙飞问。

董大新说：“我不仅认识，我的几套拳术还是他教的哪。”

“董司令员原来是我们新四军的一名虎将，”高政委解释着，“我们共产党多次同蒋介石交涉，要求蒋介石同意项英、叶挺领导的新四军同八路军会合。蒋介石拖了好长时间，突然同意我们的新四军于1941年1月1日向北解放区转移。我军在项英、叶挺将军的带领下，带领两万多人向长江北岸转移，计划同苏北的八路军汇合，孰料遭到了国民党伏兵的袭击。项英被杀害，叶挺将军被禁闭，只有极少数人逃出来。咱这位董大新司令员就是极少数逃出来的新四军中的一员大将。”

“是这样。”董司令员沉重地说，“我们当时约有一个排的同志，被国民党的兵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子弹已经打光了，正欲拼命时，蔡贵勤带领一队人马，从半山坳杀进重围，冒着生命危险救出了我们几十个人。后来又把我们送到苏北八路军驻地，同刘家辉团长的部队会合。蔡贵勤老师教我们打拳练武。后来，刘团长派人把我们送来济州市军分区。”

“哟，董司令员，你也认识蔡贵勤、刘家辉？”洪世章急不可耐地说，“他们两位，可都是我的好师弟呀！”

“我何止是认识，他们两位确实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当时，我们



有三万多同志都被蒋介石杀害了。后来才知道，因为蒋介石派他的军政部长同日本和谈，日本给蒋提出：以消灭共产党的军队为条件。蒋介石害怕日本鬼子，对我们新四军进行了埋伏屠杀，我们在北移之前，已经得知了这一消息，但是项英军长不相信蒋介石会做出中国人杀中国人的罪恶勾当，结果惨死在这次的伏击中。日本鬼子坐山观虎斗，看到了中国人的这场互相残杀，得意洋洋，幸灾乐祸。”

“那不成了三国曹植的七步赋诗《煮豆燃豆其》了吗？”坐在一旁一直静听的韩馥梅突然插话说。

“对，说得对。”高明正说，“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历代王朝为争夺皇位，不惜残害父子、兄弟。蒋介石为了当皇帝，不会善罢甘休。他最近请美国的马歇尔大使调停中国的内政，很明显蒋介石又依靠了美国。蒋介石下令：要求我们解放军原地驻防待命，不准许我们的抗日部队向日伪收缴武器。日寇的武器只能交给国民军。并指令伪军维持地方治安。”高政委吸口烟，看看李龙飞，用平静的口语继续说：“龙飞，你近日有病没上街，你知道济州市白云楼，日本在这里时，挂着的是维持会和新民会的两块牌子，现在又换成了国民党保安警备司令部啦。”高明正又吸了口烟，两眼直视着洪世章接着说：“洪副会长，这里面的奥妙你大概知道吧？”

“我，知道，不，不完全知道。”洪世章原是有心无心地听着高明正说话，没料到会突然遭问，心有余悸，结结巴巴地说。

董大新气愤地说：“那个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司令是孔斯文，是原济州市的维持会和新民会的会长。他有个日本女人叫田中草代。这个日本女人的丈夫是侵略我东北三省的日本军官聂次太郎。聂次太郎逃离中国时，田中草代没跟走，并把他们的女儿聂田芝也留了下来。这个警备司令部是老蒋派来的国民军把守，并配有精良的日、美式武器装备。你们想想，他们的枪口会对着谁呢？很显然，我们再不会上当受骗。吃一堑，长一智。”董大新用坚定的目光看着李龙飞、蔡



绿色月亮

贵生。

韩馥梅说：“我们劳苦大众流血牺牲，打跑了日本侵略者，决不会再让日伪、汉奸卷土重来。人民的江山人民保。”

李龙飞想起了牺牲的战友，被日本鬼子、汉奸杀害的亲人，立刻热血沸腾。他斩钉截铁地说：“政委、司令员，我的病已经好了，请给任务吧。”

全屋的人都笑了。

高明正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两本小册子，递给李龙飞说：“这本是毛泽东同志于今年8月13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根据这个方针。我们一方面要力争和平，反对内战；另一方面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做好准备，不能抱任何幻想。另一本是蒋介石1933年编的罪恶手册《剿匪手本》，蒋介石把共产党、八路军、游击队都说成土匪。抗日胜利了，他反而密令重印，多印这个小册子。您说蒋介石的居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老蒋一方面与我们共产党谈判，停止内战；另一方面，他却派阎锡山去攻打我们的解放区——山西上党郡。我军民英勇反击，将国民党军的三万多人全部歼灭。十九军的军长史泽波也作了我八路军的俘虏。看来，全国劳苦大众要想取得彻底的解放，又要进行一场艰苦的解放战争了。”

董大新说：“对待国民党反动派、汉奸、伪军绝不能心慈手软，他们已经先下手了，我们决不能坐以待毙。”董大新用眼睛扫视了一下洪世章，镇静自如地继续说：“我们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他们反革命的两手。我们代表国家的利益，代表人民的利益，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汉奸、反动派不管耍什么伎俩，都挽救不了他们灭亡的命运。”

洪世章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的。不一会，只好说有事先告辞走了。

高明正语重心长地说：“龙飞，伯母的不幸去世，着实令人悲伤。我们想想，天下有多少父母被无辜残害致死。当然，我们现在还不知



道杀死伯母的凶手是谁？我想，不会是刘家辉、蔡贵勤，他们两个的为人你是知道的。这件事，并不简单，国仇家恨往往联系在一起。我们决不能漏掉一个坏人，也决不能冤枉一个好人。留心调查，从长计议，一定会有个水落石出。”

蔡贵生想搭话，被高明正止住了。

济州市军分区的领导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将辖区内的回民解放军经过整编，以羊山集游击队为主，组成了回民兵团。李龙飞任团长，杨伊林任政委。接受上级的命令，回民兵团开赴鲁西南，配合华东野战军，抵制蒋介石对山东腹地的进攻。

蒋介石采取“东攻、南守”的战略方针，向鲁西南派来了他的王牌部队第五军：罗广文、刘汝明等兵团，派来了五十七师、五十八师、六十六师、七十师等十余师的军队。妄图将刘少奇、邓小平率领的挺进大别山的解放军合击在鲁西南地区，以达到他反攻整个解放区的目的。

鲁西南地区是被黄河、运河和陇海线切成的一个三角形地带。回民兵团的解放军战士绝大多数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特别是原来的抗日游击队员们，在这块土地上同日本鬼子周旋战斗了八年，这里的村村庄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他们都非常熟悉，非常亲切。这块土地上的父老乡亲，兄弟姊妹，都是他们的亲人。

回民兵团在李龙飞、杨伊林的带领下集中在羊山集进行了思想整顿和军事训练，教育士兵消除轻敌思想和急躁情绪，严格练习射击、投弹、刺杀，并接受新式武器的训练。在作战前的誓师大会上，李龙飞请来了石保福老大爷给全团战士控诉日本鬼子杀死妻子和女儿静静的罪恶。战士们义愤填膺，个个磨拳擦掌，斗志昂扬。战士们发誓：把日本鬼子打败了，绝不能再让日伪、汉奸、地主恶霸蹂躏自己的亲人。

解放战争开始时，由于敌众我寡，我军采取防御、反攻的战略。回民兵团在李龙飞、杨伊林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穿行于敌兵之



间，在辗转流动中寻找战机，狠狠地打击敌人。回民兵团首先采取了政治攻势，利用政治的力量瓦解敌人，激励人民。韩馥梅带领几位能写会画的战士不分昼夜，赶制了大批的标语、宣传画册及刊物。为了防止美、蒋的诋毁破坏，画册、刊物的封面上有的印着《穆桂英挂帅》，内容却是解放军打日伪汉奸的故事；有的封面印着《说岳全传》，内容却是蒋介石卖国求荣，上峨眉山摘桃子吃的讽刺画；有的封面印着《百孝图》，内容却是国民党抓壮丁残害老百姓的事实；还有一些有真实姓名的老人劝说儿子，妻子劝说丈夫弃暗投明，依靠解放军保卫家乡的动人故事。这些刊物多数送到清真寺，由聚礼的回民散发出去；有的通过解放军的家属，利用走亲访友散发；还有的送到敌军宿营地。国民党的基层官兵，多是被抓来的壮丁，本来就不想打仗，再看了这些小册子，军心自然更加动摇、涣散。凡是回民兵团走过的地方，村庄路旁的土屋、砖墙上贴满了“打倒卖国贼蒋介石”、“彻底消灭日伪汉奸”、“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万岁”等标语口号。

敌军八十八师师长方先觉对于我军回民兵团的强大政治攻势，气得咬牙切齿，派两个旅的兵力追打回民兵团，但追不上，打不着。李龙飞带领的回民兵团发扬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游击战术；利用边打边走，“叫花子打狗”的方式。有时采取分散、集中、扰乱、围困、伏击、袭击等战略战术，把国民党军队打得晕头转向。方先觉更加气急败坏，命令两个旅开始对金城进行残酷地烧杀掠夺。

李龙飞、杨伊林都非常清楚：金城是我们的回民集聚地，国民党的八十八师想用这种残酷的手段泄私愤。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李龙飞先派出一个侦察连，深入到敌人内部摸清情况，得知敌军约有两个团的兵力，围困着金城，其中约有一个团的士兵将金城的男女老少威逼到清真寺，正在对老百姓实行诱骗恐吓，严刑拷打，让老百姓交出共产党员、解放军。李龙飞、杨伊林心里明白，必须立刻采取行动，解救面临生命危险的老百姓。回民兵团兵分两路：一路由李龙飞带领去清真寺解救老百姓，一路由杨伊林带领去歼灭围困金城四个城门的敌



人。回民兵团虽然兵分两路，但行动命令和行动信号是统一的。他们以伊玛尼为统一信号，这对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来说，是一个尊贵的信号。伊玛尼是伊斯兰教的教徒对安拉赐予穆罕默德的启示及其基本信条的确信和承认。中国的伊斯兰教称之为：心中诚信，口中诵念，身体遵行。当地的回民穆斯林以伸出右手食指表示伊玛尼，即信仰唯一的真主，以此作为联络。在联络时，如果双方都伸出右手食指，证明你同我一样的信仰，信号对上，都是自己人，都信仰真主安拉。李龙飞带领的回民兵团战士牢记尊贵的信号，装扮成穷苦的回民老百姓，以做礼拜的名义，采取分散进城的方式，三三两两向金城清真寺聚集。

金城清真寺的大门是被国民党兵持枪把守着的，当李龙飞正欲跨越大门时，被四个持枪的国民党兵挡住去路，喝问：“干什么的！”

李龙飞镇定自若地说：“来做礼拜的。”

几个国民党兵却挤眉弄眼地嘲弄说：“去吧，快送死去吧。”

李龙飞并没有理睬他们，紧走几步，看见清真寺院子里挤满了男女老少，鸦雀无声面朝礼拜大殿站着。持枪的国民党兵紧紧地将这些群众围住。李龙飞示意回民兵团的战士们分别看守着国民党兵，自己朝礼拜大殿移动。由于回民兵团指战员的插入，这里被围困的群众有些骚动。李龙飞看见在礼拜大殿的门前台阶上，有十多位青年被五花大绑着，其中还有一位女青年，都被迫面朝东跪着，同被围困在院子里的群众面对面。有十多个国民党兵手持长杆大枪，气势汹汹的用枪口对着这十多位青年人的头部，大有立即杀死的疯狂。群众都垂下了头，依稀听到群众中有低沉的咒骂声和哭泣声。

突然一个军官模样的国民党兵高声吼叫起来：“你们说谁是共产党？谁是解放军？是谁撒的传单？不说，老子就统统枪毙了你们！”

台阶上一位被捆绑的年轻人猛地站起来，气愤地高喊：“你们作恶！唯主的饶不了你们，你们要下火狱……”

一个国民党兵举起枪托，狠狠地朝那青年人的背上砸去，青年人



绿色月亮

扑通一声倒下。

被绑着的那位女青年猛地站起来，一边扑向被砸倒的那位男青年，一边凄惨地大喊：“哥哥！”

一个国民党的军官举枪朝着那位女青年“砰砰”就是两枪。

就在国民党官兵要实施大屠杀的一瞬间，李龙飞似暴怒的雄狮，大吼一声：“行动！”他一纵身跃上了礼拜大殿的房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叭、叭、叭……”射出一排子弹，分别将台阶上的十多个国民党官兵干掉。隐蔽在礼拜殿周围的回民兵团的指战员和预先联络好的一些回民青年，在李龙飞发出命令的同时，迅猛地将国民党官兵的枪支、弹药全部缴掉。当国民党兵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时，回民兵团的指战员们已经将捆绑群众的绳子纷纷解下，分别捆上了他们这帮作恶多端的兵痞。

李龙飞看看惶恐未定的群众，平和地说：“乡亲们，请大家不要害怕，我们是解放军，是回民兵团，是自己的队伍……”

“是解放军，欢迎解放军！”“欢迎回民兵团！”“欢迎！”“欢迎！”群情激奋，欢呼声接连不断。

“乡亲们，”李龙飞心情激动地说，“蒋介石为了自己想当中国的皇帝，不惜出卖自己的祖国，屠杀自己的同胞兄弟。乡亲们，我们决不答应，大家要团结起来，有真主的护佑，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清真寺里回民们此起彼伏地高喊：“安拉乎艾可拜尔！”“安拉乎艾可拜尔！”有的低声祈祷：“知感主吧。”“托靠唯主的恩典。”……

李龙飞命令战士们将俘虏押送到城北，全团战士的集合地。

韩馥梅几乎是在李龙飞发出命令的同时，冲上了礼拜大殿的台阶，她清清楚楚地辨认出被国民党兵打倒的男青年是冯玉金的二弟冯玉银，那位被国民党军官用枪打的女青年是冯玉金的妹妹冯玉秀。韩馥梅立即喊了几个战士和身强力壮的群众抬着冯玉银、冯玉秀飞快地送往冯家大院，找大夫抢救。

冯家大院，是金城政治、经济的中心。这所庄严肃穆的三进深宅



大院，先后被鬼子兵，蒋匪兵糟蹋的不成样子。院中的两道墉门墙被炸为平地，在院中生长了几十年的槐树、桂树、香椿树、无花果树等花草树木没了踪影。从大门口到后院只剩下了坐北朝南的一排十间堂屋。两进院子里的正房、厢房、马棚、花园、庭廊等建筑也全被毁坏。原来高大坚实的院墙变成了高低不等的断墙残壁，围着一片空洞洞的场地。要不是大门楼上雕刻着的一块清真言大“杜哇”，人们会误认为这是一处练兵场。昔日院中熙熙攘攘的佣人、仆女以及回民亲戚的欢声笑语，销声匿迹，甚是凄凉。韩馥梅看到这种悲惨的情景，鼻子发酸，泪如泉涌，她同几位战士本能地向有微弱灯光的堂屋奔去。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冲着人群迎出来，哭声问：“是谁？抬着的又是谁呀？”

“娘——”冯玉银大喊一声，“玉秀她……”他没有说下去，哭起来。

“玉秀，我的秀……”老太太放大悲声边哭边喊边去抚摸冯玉秀。当她看到冯玉银满头满脸的血，又惊呼起来：“我的主！不，不是玉秀，玉银，我的儿子是你！”老太太又扑向冯玉银。

文杰忠连长着急地说：“快，快请大夫。”

由于冯玉银受的是外伤，他头脑清醒，立即吩咐佣人洪嫂去请大夫。韩馥梅吩咐战士们打来了清水，将冯玉银脸上的血迹擦净，并进行了临时的止血包扎。冯玉银看见妹妹身边有一位女兵很面熟，看她着急地呼唤着玉秀的名字，玉秀有了轻微的呻吟声。冯玉银深感到这几位解放军的救命大恩：“如果不是这几位解放军的搭救，妹妹和我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他感激地说：“几位大哥，还有大姐，你们坐下来歇歇吧。”又转脸对老太太说：“娘，你快倒些茶给这些哥哥、姐姐，是他们救了我们，不是他们，我和玉秀妹妹早已无常了。”说着呜咽起来。

老太太起身想去沏茶。韩馥梅一把抓住老太太的手擦着眼泪说：



绿色月亮

“伯母，别客气，想喝水我自己来，我等着玉秀醒来。”她转脸对其他战友说：“你们也该歇歇啦，要喝水自己动手。”她又看了看文杰忠说：“文连长，要是有其他任务，你就吩咐，我想在这里等玉秀妹妹清醒过来。”

“刚才团长命令，今夜在金城驻防，让我们侦察连在冯家大院待命。”

老太太呆呆的，猛地去抱韩馥梅，韩馥梅也像睡梦初醒，声音嘶哑地喊着：“伯母，我是韩馥梅呀……”

“馥梅，小梅，你是小梅，我的主呀，是小梅……”

“馥梅，”冯玉银抬了抬身，挣扎着想靠近韩馥梅，但没能起来，他眼含着泪，却笑着说，“我一直纳闷，这位女解放军怎么知道我妹妹的名字，一路上直喊玉秀，玉秀的。”

“我也是被玉秀的事急糊涂了，竟忘记自我介绍了。”韩馥梅说着俯下身子，又去抚摸冯玉秀的额头，去握冯玉秀的手，继续柔声喊：“玉秀，玉秀，我是韩馥梅，是馥梅，是你的梅姐。玉秀，你睁开眼睛看看呀！”

冯玉秀努力地动动眼皮，并没能睁开眼睛，嘴里细细地断断续续地吐出：“梅、梅姐，……是你……你来……了，好……了……好……了。”

杨希德太太激动地说：“秀儿能说话了，能说话了。我的主，万能的主，托靠主呀……”

冯玉秀的嘴唇有些蠕动。韩馥梅将耳朵贴近，用心地听着，眼里涌出的泪水流在冯玉秀的脸上，同冯玉秀流出的泪水融在一起。韩馥梅不时地点着头，慢慢地说：“我也想你，是，好想你。”韩馥梅听了一阵又说：“对，我们年轻，会有好生活，你不会离开我们，我会照顾好伯母、伯父。你放心……你一定会好起来，对，我们还在一起踢毽子，跳绳……”韩馥梅已泣不成声，努力地说：“秀妹妹，你不要说话了，静一静，大夫马上就来了……”



洪嫂跑得满头大汗，请来了大夫。冯玉秀由于身中三弹，失血过多，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杨希德揪心撕肺地悲惨，号啕大哭。韩馥梅也不由自主地大放悲声。（注：按照伊斯兰教义禁止大哭。鲁西南地区的回民遇到丧事多是哭泣，尤其是女穆斯林。）冯玉银大声地反复喊着：“妹妹，妹妹，你是为我无常的，二哥对不起你，二哥对不起你呀！……”

解放军战士有的掉泪，有的抽泣，有的咬牙切齿……这种悲哀，这种愤恨，冲破了黑夜的宁静，向远方传去。回民们听到了这种声音，纷纷聚集在冯家大院，一方面为惨死的回民们哀悼，另一方面议论着报仇。就在这种悲壮的气氛中，青年回民积极踊跃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投奔回民兵团，决心同国民党反动派战斗到底。

军情紧急，通讯连连长韩小宝向回民兵团团长李龙飞报告了济州市军分区的命令。蒋介石又增派大批军队，围歼我东进的刘、邓大军。要求回民兵团截击正在北上的敌军五十七师。李龙飞集合全团的将士，在冯家大院讲清了当前的敌情以及我军的任务，并将新战士分编到各个班、排，让老兵带新兵，实行一带一、一对红的活动。

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韩馥梅、韩小宝要去后院给杨希德老太太告别，向冯玉秀的埋体告别。没曾想到，洪嫂搀扶着杨希德老太太，老太太架着儿子冯玉银向部队走来。

韩馥梅立即跑上前去，替老太太架住了冯玉银。韩小宝由于执行部队中的其他任务，并不知道清真寺发生的事情，更不知道冯玉秀的被害，即使现在，他也没有认出互相搀扶走过来的三人是谁？他看见韩馥梅跑过去，也飞快地跑过去，帮助韩馥梅搀扶冯玉银。韩馥梅看着韩小宝过来并没有招呼这三个人，猜到是韩小宝一时没认出他们。时间相隔将近十年，十年的天翻地覆，十年的战乱，十年的人生沧桑，十年的变化太大了。况且杨希德老太太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冯玉银又受了伤。因为当年韩小宝在冯家时只是个小书童，现在是位威武的解放军，一身绿军装，头戴镶着红五星的军帽，打着绑



绿色月亮

腿，两只大眼睛忽闪着，神采奕奕，浑身透着朝气。大家互不相认，却又感到面熟。馥梅对杨希德老太太说：“伯母，”她用手指着韩小宝，“这是韩小宝，当年的书童韩小宝。”

“韩小宝？”老太太惊愕地张着嘴说，“哎哟，我的主，小宝长成大人了，有出息了。”

“是出息了，”韩馥梅说，“他现在是一位解放军战士，是通信连的连长了。”

“小宝，”冯玉银一把抓住韩小宝的手说，“我是冯玉银，你不认识了？”

“哎呀！”韩小宝惊讶地说，“怎么？是你们！”

老太太见到了亲人，呜呜呜又哭起来，说：“小宝，你们走了以后，咱这个家就散了，玉金走了咱不说，日本人来了，硬说老爷给新四军送粮食，是新四军的人，把老爷绑起来，一顿恶打。有个姓蔡的好汉从房顶上跳下来，把他救走了。幸亏有好人，知感主……”

“我伯父没在家？”韩馥梅也由于过度悲伤，再加上处理应急任务，对冯家的情况并不了解。

“我父亲、母亲、还有三弟玉全都是被一个叫蔡贵勤的好人接走的，现在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冯玉银满脸忧伤地说。

洪嫂说：“队伍急着走，快别拉家常了，说事吧。”

“什么事？”馥梅担心又出意外，急急地问。

冯玉银看着杨希德老太太说：“我想参加咱们的部队，跟你们走，你看行吗？”

杨希德老太太哭着一字一句地说：“玉银要当兵，这是好事，问我愿意不？我一百个同意，只是老爷，还有他母亲都不在家，我不敢做这个主。所以，我跟过来，要玉银同你们商量商量。馥梅，你看这事咋办呀？”

“这事不用问馥梅妹妹，当兵是我自己的事，只要我想当兵，不用商量。”冯玉银生怕自己不能参军，抢着说。



韩小宝理直气壮地说：“国难当头，蒋介石联络外国人打我们，我们中国人要有志气。我们热血男儿是国家的栋梁，馥梅姐都能打鬼子，何况我们是男子汉。”

韩馥梅低声说：“玉银哥参军，我们当然欢迎。只是现在不能去。”

冯玉银、韩小宝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问：“为什么？”

“冯伯父没在家、二伯母不在家这倒不算什么问题，”韩馥梅略微沉思地说，“只是玉秀妹还没入土，家中又没有什么人照应……”

“怎么？玉秀妹怎么了？”韩小宝问。

“玉秀妹昨天晚上在清真寺，让国民党的兵打死了。本来我想送玉秀妹妹入土后再走，军令如山倒，我们不能耽搁，请伯母，玉银哥原谅……”韩馥梅哽咽了。

韩小宝像做错了事似的说：“伯母，玉银兄，我真的不知道玉秀妹妹的事，请恕罪。”

冯玉银着急地说：“小宝弟弟说得对，我是男子汉，我就是要跟你们走，给玉秀妹妹报仇。”他满脸泪水，跪在杨希德老太太面前，低哑着声音说：“娘，请原谅儿子的不孝，我父亲、哥哥、弟弟都离开了家，玉秀妹妹还没下地（即埋葬），我现在不应该离开你。可是，国仇家恨逼得我们没办法呀！”说着跪谢了母亲，一瘸一拐地奔进了正待出发的解放军队伍。

回民兵团在金城不仅俘虏了大批的国民党官兵，而且收缴了许多日、美式武器，有步枪、手榴弹、迫击炮、榴弹炮、步兵炮、重机枪等。回民兵团的战士更加认清了蒋介石依靠日、美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的嘴脸，更激发了战士们抵御外来侵略者的决心和勇气。回民兵团将这些收缴的武器、各类枪械的枪栓、各类炮的炮弹自己扛着，其余的交给俘虏兵抬着。这些俘虏兵，绝大多数是国民党抓来的壮丁，这些出身穷苦的壮丁，很快就融入了解放军队伍，一心一意地对付国民党反动派。也有极少数的俘虏是大地主、资本家、汉奸，由于他们



长期欺压人民，作威作福，现在人民要推翻他们这一小撮，他们不甘心，参加了国民党的队伍，专同解放军作对。对于这样的俘虏，一时改造不好，留在部队又是累赘。回民兵团决定：将这一小撮俘虏押送到济州市军分区，请求上级组织统一集中改造。

回民兵团政委杨伊林对李龙飞说：“李团长，送这一小撮顽固俘虏兵的任务，我的意思让韩馥梅带领几名战士去完成。第一，韩馥梅熟悉去济州市的路线，并且认识军分区的两位领导；第二，馥梅已经怀孕，不适宜留在作战部队；第三，冯玉银可以接替韩馥梅的工作。龙飞，你看如何？”

李龙飞笑着不好意思地说：“政委考虑得很周到。不过因为馥梅怀孕不能打仗，这倒有点娇惯她了，我们很多革命女前辈不是生产在长征路上的嘛。”

“是的，”杨伊林也微笑着说，“你知道那时候我们的条件是非常艰苦非常危险的，不参加万里长征就没有生路。现在要比当时强得多。我们现在不是躲避战争，而是向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另外，韩馥梅确实是一位好战士，巾帽英雄。我看得出来，她虽然有身孕五六个月，仍然同战士们一样行军打仗，令人佩服。我考虑让她押送俘虏，一举多得。韩馥梅熟悉情况这是主要原因，而且做事细心谨慎。”杨伊林停了一下，两眼直视着李龙飞笑哈哈地说：“馥梅如能留在军分区工作，也减少了我们的担心。今后，我们的战斗任务更加紧迫，更加艰巨，要不得半点分心。”杨伊林看看李龙飞深情地又说：“这也是上级领导的意见，是党组织对我们的关心、爱护，同时也是从工作需要考虑。你说，是吧？”

李龙飞内心充满了感激，微笑地点点头说：“好吧，服从命令听指挥。”

韩馥梅带领五名战士，押解着十多个俘虏兵，坐在一辆被缴获的日式大卡车上。押解俘虏的卡车，先是跟随回民兵团迂回北上，绕过了敌人的包围圈之后，径直向济州市奔去。